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七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六

宋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在娠時父牧堂老人發設聖賢遺像於别室使妻詹氏日往瞻仰而生元定少穎異十

歲日記千百言牧堂授以二程張邵之書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比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倡學往師之朱子叩所學驚曰吾老友也凡性道之要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諸經奥義多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每對榻講論或至通夕不暇假寐嘗語人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因自輯所與元定問答者號翁季錄元定之事朱子也久義理本原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説凡

書盤錯肎綮不可以句者元定剖析爬梳無不暢達朱子稱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諸從朱子游者過建陽必謁元定聽其言論不忍去淳熙十五年尤袤楊萬里薦諸朝召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老焉後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元定自知不免及沈繼祖劉三傑連䟽詆朱子遂逮元定謫舂陵元定聞逮不辭家而行朱子偕從游數百人餞之蕭寺元定至寒暄外無嗟勞語論參同疑義意象灑然酒既行坐者咸

感歎唏嘘或至泣下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於坐作詩曰握手笑相别無為兒女悲遂與子沈徒步三千里赴謫所踵盡流血既至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浩然無湘纍楚囚之狀遠近來學者日衆有一生素挾才簡傲亦心服執弟子禮人為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或勸以謝遣生徒者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茍有禍患非閉户所能避也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將安静以還造

化舊物閲九日移寢正室牖間有聲若墜石者再頃之而逝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沈護喪歸比葬朱子誄之稱為亡友西山先生云元定以孝弟忠信儀刑於家在舂陵時移書誡子曰獨寢不媿衾獨行不媿影每言朱子立教先訓詁文義下學而上達然世衰道微邪説交作學者非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故其教人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侁冑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所著書十餘種律呂陣

圖之書尤為朱子所歎重朱子之注四書及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之編則元定所起稾也

論曰偽學之禍間有更名他師自别非黨者獨蔡元定吕祖儉蹈難如飴烈已元定之在謫僅期年耳使選懦濡忍以脱於禍亦不過期年便安孰與名光天壤配食無窮哉夫百年之間一出入息而志士仁人不少概見者不知吾生有涯而妄縈情於其所顧戀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以篤行直道高宗時為監察御史瑀沒榦往見臨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時方大雪榦白母即行遂從學焉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厲學達曙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即位朱子奏授榦將仕郎丙銓中授為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廬於墓從之講學者甚衆及朱子編禮書喪祭二編獨以屬榦朱子病革書與訣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

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榦執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吴獵出帥湖北敬榦名德辟為安撫司激賞酒庫遷知臨川縣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調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榦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一夜感夢乃旦呼囚詰曰汝殺人投諸井耶何得欺我囚驚服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即郡治後建祠以祀周程游朱四先生別為屋以館四方士值歲饑荒政

具舉旁郡饑民襁至惠撫均一民大感悅以病丐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民情震恐榦為戰守備請城安慶不俟朝報即日興工分城為十二科先自築一科然後使官吏寓公士人分科主之悉準其一科之費計田出役力均費省番休遞代整有成法每五鼓坐堂上先授濠砦官以一日成算然後治府事理民訟閱士卒會賓佐已則巡視城役比晚猶至書院為學者講論經史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

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屹然按堵繼而霖潦餘月大水
暴至城卒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淹於水生
我者黄父也制置李玨辟參議再辭既而朝命改知和
州令先赴玨稟議幹詣玨玨方視師維揚即與偕行幹
為畫禦敵計玨不能用其時玨幕多輕儇士將祚離心
而玨張宴無虚日幹復諫玨且請整旅以固蘄黄為江
南障不聽遂力丐去其後蘄黄失守果如幹言再命知
安慶不就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

俛仰朱子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
皆集未幾召赴行在奏事除大理丞不拜初榦入荆湖
幕府奔走諸閫豪傑往往願依榦後倅安豐守漢陽安
慶聲聞益著長淮軍民翕然心嚮在位者多忌之比入
見又慮直言遏事悟上心於是羣起擠之遂罷歸榦涵
養既久自得益深一時出朱門號高第者至衆獨榦強
毅有立足任負荷既歸弟子益進往來質疑請益如朱
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沒後

數年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有書說論語通釋論語意原及文集行於世

論曰自古名儒之興必有名臣為之佐佑揚顯傳緒而表徹者則及門也程張之時名臣薦達有呂公著司馬光諸人及門游楊尹謝其最著也朱子同朝名臣如彭龜年趙汝愚皆廣為揚譽及門黄陳李蔡其最著也程門尚有朱光庭等著聲臺諫登高而呼朱門則鮮位於朝者時使然也榦之學歷金華四子而

其緒有光蓋其根深而源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成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謁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指曰致遠固以毅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至岳州教士不因時尚且曰古之通材文武兼焉乃闢射圃使習射廩老將善射者以教之以承重解官歸既闋改襄陽教授復謁朱子朱子稱之曰燔進學可畏而直諒樸實處事

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令先訪燔
俟有所發乃為折衷諸生畏服朱子沒將葬學禁方厲
鮮敢會葬者燔獨往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
守以燔名聞召赴都堂再辭郡守聘為白鹿書院長諸
生雲集講學之盛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
運司幹辦公事會峒寇亂帥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
耶豈必皆惡然而為寇則有司貪刻將校邀功者激之
耳反是而行則皆民矣帥漕然之問誰可行者燔自請

往乃駐兵萬安易置近洞隅保之尤無良者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壊久雨輒潦燔白漕帥葺之自是田皆沃壤改潭州通判辭不許真德秀帥長沙府事悉以咨燔未數月寧宗崩史彌遠以擁立功益當國柄用燔慨然告歸遂不復出德秀及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辭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又辭乃以直祕閣予祠燔居閒念無以報國乃薦德秀了翁及崔與之洪咨夔陳宓等於朝紹

定五年上論當世高士李心傳以燔對曰燔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陛下誠强起之以寘講筵必能裨助聖學上雖然之而終不召也年七十卒謚文定燔嘗言凡人功業不必仕宦隨分及物即功業矣又言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常不為動被服素布雖貴不易祭念成稱

熇心事有如秋月入仕四十二年在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黄榦齊名稱曰黄李

論曰朱子之帥長沙降其洞獠熇在江西治蹟相類洞獠猶可以逆順禍福服况於身為赤子乃祖乃父累世宅爾宅而畋爾田者哉雖鴟張姦宄之徒世不絕有然使司牧者有陰雨之膏析符者有保障之固則稂莠且化為嘉苗而衆志堅於城郭矣熇之言實治忽之名論也熇與光澤李方子同為朱門高第熇

以弘名其齋生平克充弘毅之旨方子以果名其齋
善體寬大中要果決之訓服行以造於成甚矣古人
之嗜學也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
見朱子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
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
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

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德秀嘗謂人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暇則辨論經史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嘗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

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所編禹貢集觧朱子嘗稱許之

論曰為陸學者每妄譏朱門舍德性而專事問學孜朱子教人大端在主敬窮理主敬所以尊德性也豈嘗放於支離以為學哉方子於大本有見處是主敬之效也至以學問周盡為歉則又以見理道之無窮而大居敬者尤必以窮理為貴也真德秀稱其本經術明世務固非若冥目兀坐以求大本而遺棄事物者比矣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授以近思錄淳由是盡棄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慨然曰此實洙泗之傳而吾乃未身其與吾心悉焉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及朱子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力朱子亟稱之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朱子自漳歸且十年淳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

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服膺師訓日月積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人聲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登講座淳乃為四章以示學者其論道學體統畧曰道原於天命而實行乎日用堯舜與塗人同一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

自賊者也操則存舍則亡迪之吉悖之凶易知易行豈有離於日用之外哉其論師友淵源畧曰濂溪不由師傳提綱起鑰二程親授其旨朱子又益明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學者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論工夫節目畧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大要不過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行將何適行不力則所

知徒為空言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交進而互發也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聖學所以貫動静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力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皆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必如孟子以舜

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肎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矣論讀書次序畧曰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其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其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立大本而經大經哉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曲引平心以玩其旨歸切己以察其

實用乃由以進於諸經莫不冰融而凍釋矣旣歸人士

師事者益進淳與講解率至夜分無倦色門人隨所口

授筆之於是有四書口義字義詳解及筠谷所聞諸編

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未上卒年六十五

所著有詩禮女學傳於世學者稱北溪先生淳同邑有

王過者字子合號東湖亦事朱子又嘗及遊張栻呂祖

謙之門精思力行朱子稱其淳篤及歷官中外皆有聲

績不附韓侂胄多風節其後漳人祠祀朱子以淳及過

配焉

論曰蔡元定之明悟黄榦之篤實皆爲朱門所推重逮觀淳之講義何其粹也朱子之守漳未及二年比淳再至僅三月耳非嘗朝夕熟承其聲謦也而於奥旨微言探之能深闡之能揚簡而括詳而有要於師門學的曾無毫芒之謬可謂頴異之姿與聞性道之祕者已

蔡沈

蔡沈字仲默元定季子也與伯兄淵次兄沆皆及事朱子沈年三十盡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及元定坐謫舂陵繭足走三千里惟沈獨從元定卒護喪歸於道有遺金義不可受者固郤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以累吾親也初元定使淵紹其易學沆紹其春秋學沈紹其書學及朱子為書傳未及成病革亦卒以屬沈沈受父師之命竟踵成之其序略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後

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卜居九峯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凡元定著書十餘種其律吕陣圖諸書學者尤難卒曉間以叩沈無不毫析縷解者又嘗叙洪範數亦元定所命也卒謚文正學者稱九峯先生蔡氏自牧堂老人發生西山先生元定元定生節齋先生淵復齋先生沆及沈淵又生素軒先生格沈生覺軒先生模久軒先生杭靜軒先

生權皆潔行績學詮經衛道世稱蔡氏九賢云

論曰建州當南宋時名賢挺生而胡劉與蔡三家尤盛馬班列傳之作父子祖孫類相從附至陳壽傳董和董允始釐為各編若沈守道著述不負父師之命其書傳與朱子易詩諸經並立學宫迄於今五百餘年業尚書者宗之故從和允之例析而不附然沈譏洞極潛虛為牽合至所叙範數或未免然何歟

劉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受學於朱子亦嘗及呂祖謙之門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轉饒州録事擢知連城縣改閩縣所至講求利弊而興革之俄差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值偽學禁興爚從朱子於武夷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計後差知德慶府修學校糾武勇條上便民五事及入奏因言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擢提舉廣東常平令每歲春末以其半

出貸至冬而償常存其半以備緩急又出公使公用二庫羸錢以補積欠凡十五萬入為尚左郎官因轉對首言願於經筵特泒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政事之得失又乞收拾人才修明軍政及節内外冗費出為浙江提點刑獄多所平反復入為國子司業是時偽學之禁未弛爚乃言於丞相請以朱子所著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說勸講復奏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義利不明趨向污下

人欲横流廉耻日喪乞罷偽學之禁又請以朱子白鹿
洞規頒示太學取四書集註刊行之其所以扶衛正道
以立國是者忠欵惓惓未嘗少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
宜詔長吏監司務儲積禁科斂戢强暴撫善良未幾以
接伴外使至盱眙軍還言兩淮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
後宜招集流散為足食足兵之計規畫明備帝嘉納之
進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時廷臣爭務容
默熗首請奬忠讜以作士氣戒訑佞以肅具僚又因冬

雷請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訪求民瘼又請擇沿邉諸將城沿邉州郡使邉民各以什伍教閲於鄉隱然寓軍政於田里至如罷遣賀正使及絶金人歲幣侃侃正言無所回隱兩請致仕不允會夏旱復應詔上封事曰言語壅而導之使言人心鬱而疏之使通上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指為好名要譽而陛下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擢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每全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

戒輒懇切敷陳之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稾經筵故事東宫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稾弟炳字韜仲朱子均稱其嗜學可教居官不茍云

論曰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功在萬世爚當道學屏塞之時毅然請以勸講刋行天下偉哉而奮忠陳謀自學術人心吏治民瘼以曁軍政邉務言切慮周罔非經濟弘謨其斯為有體有用之儒歟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改景希浦城人年十五而孤母吳氏
教之自韓侂胄設偽學之名以錮善類近世大儒之書
皆所禁絶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
之慶元五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
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入對時侂胄既誅德秀首言
今日改弦更張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自是黨禁弛正
學復明於天下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
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三年遷祕書郎乞開公

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郎時蒙古深侵金人屢敗德秀言金有必亡之勢然金亡則上下恬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尋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内變還乃臚舉邊防要事且言曰臣自揚之楚自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俗堅悍強忍足為大江屏障若大修墾田之政領以專官數年之

後積儲充實邉民父子相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餽饟皆成精兵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急當引去使知世有不茍為從官之人遂力丐外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方傷旱蝗乃講荒政與同僚分賑所部而自領其最甚者全活至衆又平斗斛劾贓濫拔賢俊政聲日聞改知泉州蠲苛政以招海舶民輸租令自槩有訟者揭示名姓人自詣理海賊亂設方畧禽之因徧行濵海審形勢增屯以備不

虞十二年改知隆興府以母喪歸十五年除知漳州以
廉仁公勤勵僚屬以周朱之學教士子罷榷酤除斛面
免和糴立義阡社倉及惠民慈幼等倉以甦其民捐諸
軍回易之利及官田租而月試之射凡營中病者死未
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理宗立召為中書舍人擢
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首言濟王霅川之變非本意願討
論追封秦邸故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之待濟王亦已
至矣對曰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法觀舜所以處象則

陛下不及明甚因勸上講學進德及言貨賂公行薰染成俗朝廷所用敏銳之士多於老成其忠亮如此嘗入侍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之地也仰瞻楹桷二祖實臨其上陛下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蠧蝕者夫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禮與先帝視朝之勤及寧宗小祥有詔羣臣易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率情變古至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

不遂定臣下執喪之禮實千載無窮之憾然孝宗崩易月之後羣臣猶未釋衰朝會用黑帶公服大祥始除伲冑柄政乃以小祥從吉夫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議何傷議遂格徳秀屢進經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及王塈盛章駁徳秀所主濟王贈典事莫澤朱端常梁成大等遂相繼劾之至請竄殛上不可乃落職罷祠歸紹定四年改職予祠五年進徽猷

閣待制復知泉州迎者塞路彌遠死乃改顯謨閣待制

知福州有頃召為翰林學士是時金亡朝議進取德秀

以為憂上封事諫進戶部尚書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

玉望而知為公輔器立朝不滿十年章疏所奏將數十

萬言皆切當時要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

宦游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頊

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彌遠

益以此忌之久擯不用至是歸朝而德秀衰矣入見上

迎勞之德秀謝乃進大學衍義德秀嘗言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及是遂為上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為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丐祠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辭疾革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讀書録嘗謂門人曰此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與大學衍義及甲乙集等書皆行於世

論曰德秀未嘗及朱子之門而能私淑以有成攷其學行之正風節之著有體立用行之效朱子以後莫有能尚之者也衍義一書學術治術引據剖辨誠明畢周尤為修身之極則理世之蓍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烏可不三復體玩哉至其立政建議無一不審

乎國勢察乎人倫昔羊祜欲復諒陰之禮而卒疑於有父子無君臣議格不行使理宗能因德秀之言遂定臣下執喪之制庶幾彝倫攸叙乃竟因循未及著令惜哉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卭州蒲江人英悟絶倫嘗從輔廣李燔遊慶元五年成進士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獨及之累官武學博士召試博士韓侂胄方謀開邊中外憂駭莫

敢言了翁獨以急於内修姑逭外攘爲對且曰舉天下
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
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丐外知嘉興府侂胄坐誅朝廷
收用諸賢了翁被名適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心不
能善固辭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
徒士爭負笈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坐微罪
降秩起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稱難治了翁乃
禮耆耈拔俊秀朔望詣學宫講說誘掖行鄉飲酒禮以

興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擢潼川提刑改轉運判官初周程等倡興道學闕無爵謚紹興乾道間胡安國魏掞之嘗以為請未及施行了翁上疏曰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復明於世朱熹張栻學實宗之今熹栻已賜易名而惇頤等闕如是録其後遺其先也朝論韙之卒如其請遷直秘閣知瀘州丁母憂闋差知潼州嘉定十五年被召於是了翁去國

十七年矣上迎勞所奏悉嘉納進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建議分江淮襄蜀為四重鎮擇人任之而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禦計事下中書不果行累遷太常少卿祕書監起居舍人了翁正學危行其入也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不可至是因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敵動靜以至士大夫風俗之弊剴切無所諱忌彌遠愈不樂及理宗即位彌遠以擁立功益柄用了翁積憂成疾三請閒不許遷起居郎屬濟王竑死有

司治葬不如禮了翁每見上輒請厚倫紀以弭人言輸忠引義彌遠心益惡之了翁亦求去遂出知常德府越二日降三官靖州居住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造門受業紹定四年復職與祠起知遂寧府不拜進寳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邉面二千里了翁葺樓堞增器械練牌手申軍律興學蠲逋建社倉義塚及養濟院未數月百廢具舉彌遠死進華文閣待制了翁負孤忠鯁言侃侃初扼於侂胄繼忤於彌遠念

國家權奸嗣興公正不容法度隳弛風俗偷蠹不可滌濯乃抗章論十弊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皎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是時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者上因民望並招之以了翁權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先是彌遠之排真魏也梁成大為之鷹犬成大遺所親書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及是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他所陳列又十餘事晝漏下

四十刻始退俄兼侍讀又兼吏部尚書了翁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每進讀上必為之改容既而邉警沓至上心焦勞將引與共政而忌者傾之出督視京湖江淮軍馬五辭不獲上勉勞賜便宜如張浚故事了翁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列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又奏邉防十事甫二旬召為僉書樞密院事蓋朝臣特假建督以出了翁既出即以為非計復遽召還進退牽掣了翁遂力辭不拜改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又辭改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又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累章乞骸骨嘉熙元年卒謚文靖了翁之學深密明粹嘗曰仁義中誠性命天道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元虛以為天道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師異指殊流弊乃爾又曰學者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禄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

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或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其言切中學者之病如此所著有九經要義易舉隅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等書

論曰小人之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茍無瑕可摘必從而指之曰偽至以偽為罪則凡言教動法無非罪也宋南渡後國勢弱矣所賴諸賢相與維持故人人知有君父乃侂胄方以禁偽學敗而了翁又以偽君

子久斥不用嗚呼彼所指為偽者皆廉介慈惠忠誠許國之人也天地之元氣國家之命脉也就令強為修飾以襲君子之名不猶愈於靦顔恣睢而蠹國虐下者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自古傷之矣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少莊重稍長讀程氏書湛精玩索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慶元三年成進士調利州司户參軍改蓬州教授吳曦叛抗節

不撓棄官去以書問報安撫楊輔論曦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請亟誅而縛之曦平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府小學教授值沂王有母喪府僚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同儕然之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即上言人才盛衰繫學術明晦願下明詔宣索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程張邵從祀先師執政不悅語侵之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遷著作郎

時胡槼等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曰刻剝傾危之人進矣遂丐外出知真州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下車即按貪縱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寃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十餘萬緡會大旱應詔論楮幣鈔法之弊及賦歛加增軍將椎剝皆切中時病與真德秀分賑所部窮冬行風雪中雖峻谷深村必至久之胡槼為吏部侍郎舉道傳自代道傳恥之引疾求去不許召奏事再辭又不許既對上自宫掖次及朝

廷盡言無所諱上不以為忤除兵部郎中又辭不就御史李楠覘當路意請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行至九江卒年四十八謚文節初道傳自蜀來不及登朱子之門乃訪所嘗從學者與遊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偉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嘗以疾在告真德秀省之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如此

論曰喚起是惺惺法截斷則戰勝法也易後天卦乾

戰於西北戰而克則陰道屏而德性尊巽齊於東南齊而順則陽道伸而官骸正程朱所以繼絕學者大義曷以加茲道傳起自西陲由私淑而聞大道之要至表章朱子傳注立諸學宮以覺來裔其功偉已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孫也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其後復從黄榦以父任歷知安溪縣立安養院以粥窮民病予醫藥死則棺瘞之安溪士民不名為令而稱復

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上言宴飲無節賜予非時大臣私其親故貪吏得志廉士抬尤奏入史彌遠不樂調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明大臣之心貴公臺諫之言貴直指陳時弊視前疏尤剴切黄榦見而歎曰使臣子盡如此國安有不興乎尋丐歸擢大理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歳大祲奏蠲田賦募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既而謁白鹿洞親為諸生講解作興之實踵朱子之蹟改知南劒州又值旱疫為蠲逋賦十數萬弛新輸

三之一身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復倣白鹿洞規
創延平書院以教其士改知漳州未行會寧宗崩時事
忽異宓嗚咽累日無何致仕去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
刑獄三辭不就以直祕閣予祠拜祠命而辭職名久之
三學諸生請起宓而宓没矣宓性剛毅信道尤篤每言
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慕諸葛亮身死
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所著有論語注
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及文稾數

十卷

論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寶慶嗣立李燔陳宓亦屏迹丘樊不磷不緇昔諸葛亮不為苟出一出而鞠躬盡瘁陶潛不為苟處一處而泥閉淵蟠顏真卿終始蹇蹇殉節從容此於出處死生之義備矣三代以返宓獨企此三人其進退合道也宜哉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為臨州丞時黃榦適知縣

事基遂事榦榦告以為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然受命於是隨事研精卒聞淵源之懿凡微辭奥旨平心覃思未嘗參以己意於書輒加標點悉中闗㑹窽微讀者醒發不待講解而自見其義嘗言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論治經之法曰讀易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潔凈其心以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槪爻彖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於朱子緒言一經

明闡則旨趣益新郡守延聘或薦之皆不就景定間被旨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院說書又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年八十一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凡學庸大傳通書易啓蒙近思錄皆有論著名曰發揮其確述師訓如此

論曰易蔽於九師詩鑿於序說而經義之室不通者多矣朱子興雅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蓋明象

以待變而易之用神逆志以詮辭而詩之味永基領此意篤信不疑又從而發揮之遂啓金華之派以衍正學之傳其為功於朱門豈淺哉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金從楊時學父瀚又及朱子之門柏少時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怵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也更自號爲魯齋聞何基嘗從黄榦得朱子之傳即往
事之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以勉之柏高
明絶識弘論英辨每質問或一事至十往返於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通鑑綱目諸編標注考校尤爲精密其居
家夙興見廟飭庀諸務肅然嚴整當暑閫閤静坐子弟
白事非衣冠不見少孤事兄恭季弟早世撫其孤義以
慈收合宗族周恤之汪開之没家貧爲斂且葬兩爲麗
澤上蔡書院山長其教必以大學爲先雖鄉之耆德皆

執弟子禮理宗升遐率諸生制服臨於郡及病革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勿近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書凡數十種

論曰諸葛亮之學淡泊寧靜以為體開誠布公以為用淡泊則物莫能勝故公寧靜則心不外馳故誠體與用合以是卓然為天民之亞至史稱其抱膝長嘯則充然内足之符而淺者乃目為睥睨一切之意誤矣當其負扆涖政所自信者亦曰謹慎而已此與聖

門持敬之說曷嘗有二旨哉柏之始而慕亮既而若有徵辯殆未究觀其本末者耳然柏之翻然黜俗一變至道可謂豪傑之士矣

熊禾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建陽人自幼有志於學師事朱子高第輔氏講貫聖經賢傳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度宗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户叅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宋亡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聚徒

講習四方來學者雲集糲食澗飲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礲於朱子之書是信是行閱十二年歸故山復創鼇峯書院益肆其力於六經謂朱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藁書開端而未及竟三禮惟有通解缺尚多春秋僅發大義而已又謂周官六典原不缺當復其舊儀禮十七篇當附以禮記傳義春秋倣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乃於易詩書春秋皆為之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裒衆說以疏之

復著小學四書集疏以為之階梯其他農禮兵刑皆有
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為異端所蠱一正以聖道勒成
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禮通解將脫藁以疾卒著述
多阨兵火獨四書詩易小學數種有傳於世其論孔廟
祀典後世多行其言當宋社之既屋也疊山謝枋得聞
禾名遠涉訪之相抱痛哭不忍卒別相與講學者數月
新安胡一桂挾其道詣武夷訪禾及退自知不及頻年
就之講論而一桂之學益以明禾嘗修考亭書院而為

之記及後有求考亭書院記於翰林學士吴澄者澄負一時重望聞禾所作遂拱手閣筆云

論曰禾與許衡出處不同一則抱採薇之孤志一則際從龍之盛遇然禾謂衡倡明文公之學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而衡序禾遺集有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之稱蓋其心同其道同易地則皆然也殆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耶

史傳三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八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六

元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嗜周程張朱之學元太宗時太子庫春破德安以德安嘗逆戰殘之復賴姚樞得脫復念

九族俱喪與其北去不如死乃夜走水際仰天大號將自投樞追及之力為寬譬乃强與樞俱北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至是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以付樞叱至燕弟子從者百有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我乎對曰宋父母之國引它族以伐父母非義也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時楊惟中亦宗復學與樞同建太極書院祠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而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

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於後别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至朱子門人則以見於登載得諸傳聞者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輯伊尹顔淵言行為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及樞退隱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劉因郝經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

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其敎人之旨如此以家在江漢之上自號江漢故學者稱江漢先生

論曰趙岐之族幾殪於宦豎之黨猶岐有以激之也復以被兵厥族亦殄其禍益加亟矣當其以孑身孤游於蒙難艱貞之餘而能卓然爲闡明扶樹之績使北方人士皆知學程朱而師孔孟可謂儒者夫儒者興衰激極導迎善氣而二趙皆罹酷禍哀哉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楊惟中與覲太宗及惟中南伐詔樞即其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德安拔樞脫名儒趙復於死始得程朱之書後為燕京行臺郎中行臺贓貨時以分樞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攜家輝州作家廟别為室以奉孔子及宋儒周子等像刋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許衡在魏聞之乃詣樞錄程朱書以歸已復盡室依樞論者謂程朱之學自南而北始

於復盛於衡然非樞則復無所與傳衡無所從受故北方正學之興樞功為多世祖在潛邸召問治道待以客禮樞為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治平之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大抵不謬於程朱之意次又條三十事其請立省部舉逸遺班俸祿定法律設監司簡驛傳修學校重農桑肅軍政布屯田通漕運復常平杜告訐尤切於時弊世祖奇其才動必咨之樞為人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

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顏色然智慮沈深每出意表憲宗詔軍民在齊黙衮山南者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置酒羣下皆賀樞獨黙然及罷酒世祖問樞樞曰漢地軍民吾盡有之異時間言易入不若惟持兵權供億取之有司於理為順世祖曰慮所不及遂以聞憲宗從之及大封同姓勑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世祖征

大理樞於道陳宋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世祖據鞍呼曰吾能為之樞即馬上賀明年師至大理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由是民得完聚後世祖以得中土心被讒憲宗命就關中置局鉤考世祖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罷鉤考局其隨事規畫類此世祖即位首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二年拜太子太師辭改大司農是時禮

樂崩壞樞以王鏞鍊習故實請令提舉禮樂又舉楊庸教孔顔孟三族諸孫之俊秀者皆從之樞嘗為帝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及李璮謀叛文統果坐璮誅四年拜中書左丞請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材勸農桑以厚生帝嘉納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師復南下先是世祖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降

城三十户逾百萬及是役軍官利財剽殺自夏徂秋一城不拔樞乃請除宋諸濫刑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行以故所向有功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樞自少力學宋九嘉見之即許為王佐畧其後卒佐世祖定天下十七年辛年七十八謚文獻

論曰民心者天命之寄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後世用兵徒計功利於是有假屠掠以立威者矣夫屠掠則民心去之欲邀天眷不亦難乎樞

之獻説姑以利害籌之冀使其言易入耳計樞之所全活前後不可勝數元之卒濟大業樞實為首庸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懐之河内人甫授章句輒能詰其義旨嘗問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已乃辭去曰是兒穎悟非凡吾非其師也留之不能止比長嗜學如饑渴遭亂家貧無書於日者家見書疏義即請寓録之以歸及逃難岨峽山始得王弼易説夜

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書益有得尋躬耕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財有餘即斥以賚族人及諸生之貧者非義所遺一毫不受於經傳子史禮樂名物兵刑食貨水利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世祖出王秦中

思所以化秦人乃名衡為京兆提學秦人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由是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懐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及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宗竇默亦屢攻文統文統患之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默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

廢也樞等以為然凡五辭乃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圖為丞相帝欲衡輔之復召使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五事一言立國規模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二言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外設監司以察汙濫内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言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葢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

可為者矣四言國家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誠優重農民敺游惰而歸之南畝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十年以後必非今日之比矣五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夫民不安於白屋仕不安於卑位輻輳並進各懐無厭無恥之心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書奏帝嘉納之衡每見帝多所陳奏退輒削草故其言常秘帝以衡多病命五日一至省四年乃聽歸懐適

年復名六年命定朝儀儀成又詔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之序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奏上之及阿哈瑪特入中書勢傾朝野衡與之議正言不少讓帝又以阿哈瑪特子僉樞密院衡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哈瑪特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中以事俄除左丞固辭不獲後從幸上京論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不報因

謝病帝惻然命自舉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止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益力乃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尚劉季偉等十二人分處各齋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假即習禮或習

書算其尤少者則習拜跪揖讓灑掃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丐還帝以問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去竇默為衡固懇乃聽用劉秉忠言以耶律有尚等為助教守衡規矩十三年復以原官名領太史院事初元得中原循用金大明歷氣朔漸差至是詔王恂更定恂以歷家知歷數

不知歷理請得衡領之衡乃與太史令郭守敬新製儀象圭表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十七年歷成賜名授時頒之天下六月以疾丐還帝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明年病革家有祭禮猶扶而起奠獻如儀曰一日未死不可不有事於祖考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或數千里來哭墓下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

隨其才皆有所成就故所至人盡樂從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如金科玉條聽其言即武人俗士無不感悟大德二年謚文正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衡自署其齋曰魯故學者稱魯齋先生

論曰朱子而後正學大明然及門諸子已有失其微旨者矣惟宋之真元之許其最醇乎自漢以下醇儒如董仲舒之倫少得柄用者衡雖未能久立於位然與世祖定建國之規模責難陳善以誠格君秉禮守

義以道教國大儒之澤固如此矣至劾阿哈瑪特不肯一日苟容於朝學術既定志節亦伸誠非匡衡張禹輩章句之儒所得擬似而妄託也

竇默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少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未幾見俘於元及脫歸則家已破惟母獨存因驚怖母子俱病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元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轉客蔡州及金主遷蔡默恐

兵且至又走德安始從謝憲子得伊洛之書是時楊惟中衡元主命招集默乃北歸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俄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名問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對敬待加禮世祖嘗訪以能明治道者默薦姚樞久之乃還世祖即位復名問曰我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默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世祖以

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時中書王文統專政默上書曰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切功利之説不能定國家基本為久遠計又於上前斥文統學術不正居相位久必禍天下上曰然則誰可相者對曰無如許衡帝不悦文統深忌之請以默為太子太傅默以太子位號未正不當先受太傅之名固辭有頃謝病歸及文統誅帝思默言名還賜第京師月給廪禄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言三代風俗淳厚皆設學養士所致請建學立師

選貴族子弟教之帝深嘉納嘗侍上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今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非善政也黙為人温然樂易平居未嘗評隲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至元十二年黙年八十老不視事帝數加存問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謚文正

論曰汲黯之折公孫弘與黙之斥王文統其事誠類然當漢武表章六經黯不能佽弘至道以紹三代之

業則以不學為累故也默之直似顯而學術過之顯遭秦政焚坑之餘而默際程朱講明之後故知先覺覺民之功明德遠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刻意問學尤邃於性理年四十始生因其夕夢神人馬載一兒與之故名駰字夢驥其後改焉因天資絕人才器超邁甫弱冠慨然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為經學尋覽訓詁疏釋

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吾固謂當有是也其後乃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識解淵純率類此因丞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家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修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怪其傲弗恤也嘗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

曰靜修至元十九年以布呼密薦徵授承德郎左賛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復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固辭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强致三十年辛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謚文靖所著有四書精要及易繫辭説門人所記有小學四書語録學者稱靜修先生

論曰朱子有言先天之圖大而詳太極之圖精而約邵子之學本於先天周子之緼涵於太極程子師周

又返求於六經以發明之雖邵學曾不屑屑焉至朱子而後兼綜道數集數子之成因之論可謂確矣因天資傑出蚤聞乎道應聘而起以母老尋歸所謂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歟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先本劉氏以避錢武肅王嫌名改金氏天資睿敏於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乃慕濂洛之學事同郡王

柏聞立志端本之説又從柏登何基之門由是講貫益邃時宋事已非履祥遂絶意仕進然常懐其經濟畧及襄樊圍急宋不能救履祥乃獻策請以重兵由海道趨燕則襄樊不攻自解所叙海舶經由郡邑以及巨洋别島難易逺近瞭然可據至元行海運所由海道以較履祥所上書無咫尺異徳祐初徴為迪功郎史館編校不至宋亡屏居金華山中嘯詠雲月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終日儼然至接物則盎然和懌訓迪學者諄切無倦尤

篤於分義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皆以義制服嘗傾貲贖其故人子其子後貴履祥與相見勞問而已卒不自言其德所著通鑑前編斷自唐堯以下接於司馬光資治之作其歷用邵子皇極經世其例依胡氏皇王大紀既成以授門人許謙又著有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證書表注諸編皆傳於學者大德中卒至正間追謚文安當時論者以為何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而履祥實兼之所居仁山之下學者稱

仁山先生

論曰履祥守潔懐貞有漢管寧晉陶潜之操撰述諸書皆可為學的而通鑑前編最行於世夫書始堯典而易大傳乃稱庖羲神農黄帝故司馬遷作史記首立三皇本紀然其事多茫昧文無足徵况於循蜚四紀益荒唐不可考信者乎履祥之作前編斷自陶唐者是也所考禹貢山川尤多蔡傳之所未逮云

陳櫟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自少涉獵經史十五為鄉人師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甞以為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自朱子没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諸編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家說有畔於朱子者刋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吳澄嘗謂朱子之道不墜者櫟功為多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為有司所强舉於鄉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

用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埶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由是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徯斯誌其墓與澄並稱曰澄居通都數登用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故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誠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論曰櫟因科舉廢發憤於聖人之道可謂偉矣然程子有云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苟立則科舉之

學固即所以體究經籍之緼以養其立身用世之具宋世大儒曷嘗不由此進哉若乃華繁本撥勦襲浮靡以取世資此則無志者之所為而非科舉取士之本意也

吴澄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少穎悟隨口輒成誦夜讀書往往達曙母竊憂之節與膏火澄潛伺母寢復燃火默誦既長於經傳無不通習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

不第至元十三年江西初附所在盗賊猶多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去朝廷命有司即澄家録所著書寘國子監以資學者元貞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延至郡學講論日記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素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左丞董士選亦嘗延澄於家

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及士選入朝薦澄有道
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
澄即日南歸尋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
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
學諸書授弟子衡去漸失其舊及澄至旦則燃燭堂上
諸生以次受業日昃乃退就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
踵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每至夜分雖寒暑不勸皇
慶元年遷司業用程明道學校奏疏胡安定六學教法

及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為教法四條未及行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行次真州疾作不進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甞詔為浮屠藏經序澄辭不為會帝崩而止泰定立初開經筵首命澄為講官有詔集議太廟昭穆之次澄議曰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宫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然有司習見同堂異室之制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適修

英宗實録命澄總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去中書追之不及乃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歸宜有褒異詔加資善大夫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聞者涣若氷釋故郡邑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致執業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來學常不下數千百人少暇即著書至没身而後已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以明學之本與為學之序程鉅夫

題其所居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論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當澄之為司業年已七十矣曾不早引懸車之義自是而後立於朝者猶十有餘年是何濡滯也讀其纂言諸編天聰廓開異穎獨發時足以賡續前人之所未至推其妙悟殆方駕許衡而上之又何其有勞於經耶

胡炳文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斗元從朱子從孫得書

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易言於象數而天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寓焉解易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

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奧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其於朱子所著四書用力尤深作四書通三十四卷其序曰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余老矣潛心於此餘五

十年謂之通矣予未也獨惜予疏其下者或泛或舛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又著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正大間其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世號雲峯先生

論曰易與四書自朱子集大成而闡定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後之著述者或且支離附會不足與朱子相發明道不足而强言之無當也炳文沈潛玩

索以老其身澹然於世味之外而悠然浹洽於二書之中故自程朱後解易數十家獨雲峰最爲精切其四書亦比諸家爲善雖未得措之經國大業而羽翼正道確遵朱子用啟後學功豈小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少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於金履祥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

若五味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來三日矣而猶夫人豈吾學無以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傳其與謙之為學窮探渺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遇不可通不為强解至舊說有未安則亦未嘗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則著有叢說讀詩集傳有名物鈔讀書集傳亦有叢說其觀史有治忽幾微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又嘗句讀儀禮及春秋三傳别以朱墨於其宏綱要領意

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勤如此性不喜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未嘗下筆晝之所為夜必書之號自省編其不可書則不為也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開門講學學者翕然從之幽冀齊魯之士皆至其教人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不亦快乎或問難而辭不能達則為理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厭攝其粗疎入於密微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著録者千有餘人隨其材

分咸有所得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而處世不流於俗亦不膠於古不出閭里四十年四方薦紳過其鄉邦者必就其門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會通以折其衷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其歲果大祲謙貌為加瘠或問之曰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中外名臣論薦其行誼者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就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賜謚文懿嘗自號白雲山人故世稱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金履

祥之學未能大顯至謙而後益著江浙行省為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祠基柏履祥及謙云

論曰宋元之間授受各有淵源金華四子之學出自黃榦故世以為薪火之正傳考其遺書各有所至要皆力務私淑以維朱子之緒者也謙之高第有宋濂濂之高第有方孝孺及孝孺殉義而一綫始絕

吳海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

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藍晦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海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相友娣姒相睦者附以格言至論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為文

章之賊皆足惑人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慕鄒魯之風為文雅與嚴整而歸諸理

自顏所居為聞過齋而為之箴曰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齋集學者稱聞過先生

論曰海學周程張朱以上溯仲尼之道自號魯生所志豈畀哉當明之初海已年老又見刑法過峻凡所

延致大都皆繩束馳驟未盡展布一有絓誤而罪譴及之海之不仕或以此乎以海之奥學粹品使用於時以其教於鄉里者放之天下則子臣弟友之庸推而致之即可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乃竟鬱而不施惜哉

史傳三編卷八

儒有儒術有儒行有儒效術詭於經雖有箋註如魏之何晏晉之王弼不可以為儒行詭於聖雖有物望如漢之楊雄馬融不可以為儒效詭於王雖有敷陳創建如漢之匡衡宋之王安石不可以為儒是故必能窮經而後其儒也正能由聖而後其儒也醇能崇王而後其儒也大循是三者以求儒於三代以下獨周程張朱數子為能充其道而無愧耳雖然先王祭川之義先河後海數子之於儒

譬則海也漢唐諸儒則其川也何者數子之道皆求諸遺經而得之而經之存實漢唐諸儒是賴況其間如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王通韓愈氏之倫皆彬彬然升堂之選哉逮乎洛閩之興既盛淵源所漸有若親承授受者有若私淑艾者有若聞風而興起者其於詮經閑聖尊王黜霸皆與有勞西山魯齋尤其繼起之傑出者也吾師高安公篤嗜正學勤劬至治而又適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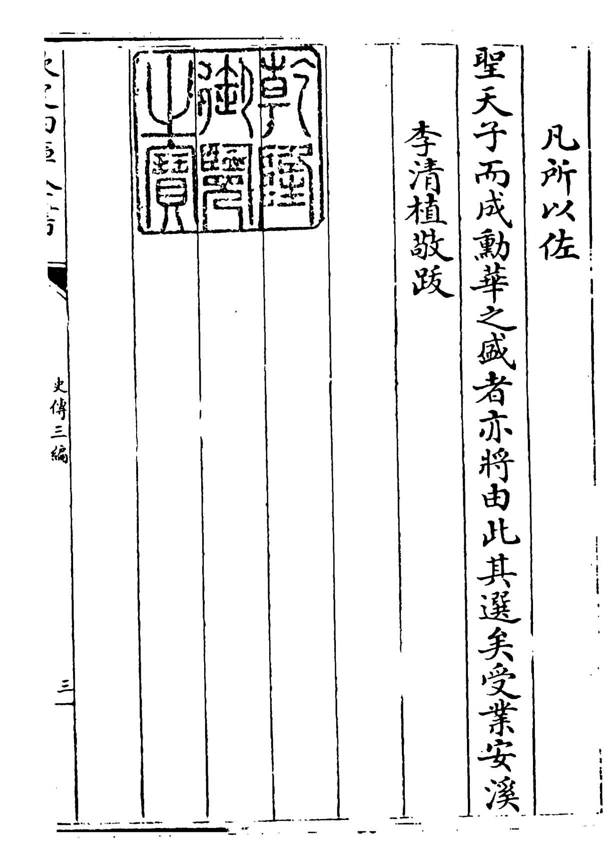
聖天子親承道統稽古右文之會凡諸文武之政唐虞
之傳既躬行神昪於
九重之上穆清之中復
特命斟酌從祀之典自漢迄明諸儒多所升配天下用
是憬然知
上志所嚮而吾師見知之遇實與皐夔等烈也吾師論
道之暇與梁村蔡先生念欲輯歷代名儒傳一書
以惠學者而以屬之清植顧植凡下豈足發先哲

之精微以副吾師之雅志姑稟承指授用究厥業吾師又與梁村先生增刪而是正之凡閱一歲而書始成昔朱子編言行録淵源録又與東萊合成近思録皆足以明學術正人心厚風俗於無窮吾師與梁村先生之為是書也欲使羣儒之衣冠聲欬恍若遇諸一堂其嘉言懿行纍纍然如貝之編而珠之貫學者茍緣是以端其術正其行則經學之津梁聖道之階梯當不外是而推之以為世用

凡所以佐

聖天子丙戌勳華之盛者亦將由此其選矣受業安溪

李清植敬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張瑞

史傳三編卷九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一

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歷五主秦滅韓時良年少未宦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觔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敺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至期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乃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沛公之薛見項

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再戰皆勝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

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羽季父項伯素與良相善良居下邳時伯嘗殺人從良匿至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良因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且日良從沛公以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項王留與飲項氏臣范增令項莊拔劍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良至軍門召樊噲俱入噲入誚讓羽且

為沛公解稍定沛公起如厠因招噲出令良留謝謂曰度我至吾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大將軍者范增也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漢元年沛公為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

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至韓韓王成已為項羽所殺時漢王方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共滅楚項羽以故未西兵而北擊齊良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從擊楚漢兵敗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布而使人連彭越令韓信將兵舉燕代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良從外來漢王以酈生計告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

命也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封比干墓釋箕子之囚發粟散財以賜貧窮倒載干戈放牛休馬示不復用數者陛下皆未能也且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孺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請自立為假王是時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良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悟遣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及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項王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良與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不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而信越不會至

固陵為楚兵所破漢王入壁自守良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其計發使告信越信越兵盡會共破楚兵垓下遂滅楚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

侯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問曰此何語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帝從之羣臣皆

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帝都雒陽良曰雒陽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帝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彊要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呂澤所十一年黥布反帝自將而東羣臣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毋與楚人爭鋒

因說帝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帝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帝破布軍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帝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帝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

士善駡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帝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惠帝六年卒謚文成侯初良從帝擊代出奇計馬邑

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帝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論曰君親之義本于天經發于至性不以盛衰常變貳其心良之一生終始乎韓其說項梁立韓後從沛公卒謀所以破楚皆此志也夫節槩立而後功名生運籌決策為帝者師固老人教之亦素所樹立者厚耳宋儒論曠代殊絶人物首屈指張良豈徒以智謀勇畧較哉若夫穀城黃石具載史漢然怪神之事君

子闕焉

蕭何　曹參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

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乃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欲以距漢漢王怒謀攻羽絳灌等皆勸之何獨諫止且曰願大王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乃就國何薦韓信為大將軍說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即不及奏趣以便宜施行上來以

聞計户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王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滅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何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功最多宜第一帝已撓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何常從關中

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絶者數矣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奚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益封二千户十一年帝自將討陳豨有告淮陰侯信謀反者呂后用何計誅信帝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

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有疑君心故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其秋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帝復大說後何為民請

上林中空地帝怒械繫何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已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不懌是日

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卒謚曰文終侯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高祖起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所至攻城畧地皆有功初賜爵七大夫再遷五大夫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其後項羽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賜食邑於寧秦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以破魏功賜食邑平陽及高祖即帝位從韓信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封長子肥於齊以

參為齊相國六年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絶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身被七十創野戰畧地為諸將最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名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既至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

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

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賔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廼語窋試從容問而父窋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

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卒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

論曰世言蕭何初進韓信於高帝後復獻計誅之為德不卒夫君臣朋友惟其道爾使信果有逆萌何安

得顧朋友之私而忘君臣之大哉何與參始相善也旣而有隙及何死薦參代相參遵何舊章至尊如君親如巳子官吏賔客衆多具爲言卒恪守不變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若何與參可謂羣而不黨者矣此與宋韓琦范仲淹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者易地皆然彼彬彬號士君子而推賢讓能多有未逮亦獨何哉

周勃

周勃其先卷人也從沛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强高祖起為沛公勃以中涓從所至攻城畧地皆有功賜爵五大夫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及為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王即皇帝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户從帝攻韓王信有功又擊斬陳豨破盧綰盡定其地勃自從高帝攻戰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

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然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事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初高帝臨終謂吕后曰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及惠帝六年曹參卒以王陵陳平為左右相而以勃為太尉七年惠帝崩吕太后稱制八年威權自恣殺三趙王立吕氏三王廢少帝復立它人之子為帝諸大臣力不能制恐禍及已陳平

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陳平用其謀與勃深相結及太后病令呂禄以趙王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産以呂王居南軍誡之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及崩以産為相國以呂禄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章以呂禄女為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與平陽侯窋

為内應以誅諸吕相國吕產等聞之乃遣頴陰侯灌嬰將兵禦之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吕氏變共誅之產禄欲作亂内憚勃章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故未發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之子寄與吕禄善勃與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吕禄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

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
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
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會郎中賈壽使從齊
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
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
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

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為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窋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恐弗勝馳語勃勃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乃謂章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

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於是陰謀謂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請與太僕汝陰滕公除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名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殺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觔食邑萬户人或說勃

曰君既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請歸相印帝許之歲餘丞相平卒復以勃為丞相凡十月餘免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予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太后弟薄昭昭為言太后文帝

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卒謚曰武侯

論曰寛仁如孝文不鈇鉞不朝之王不桎梏受賕之吏丞相勃平定内難加以迎立大功顧屢遭策免又詔獄焉其故何也勃天資厚重而若不好學當其上符璽時願請間有言非以市德即以營私明主猜疑

之端固已伏於此矣一生鄙朴椎魯少文袁絲謂其有驕主色益功則高而所以居功者未善乎方高后擅王諸呂面折廷諫不如王陵沉幾觀變不如陳平而高帝獨曰安劉氏者必勃卒之國勢纍卵不動聲色轉移於呼吸間可不謂社稷臣哉

周昌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乃皆從沛公沛公為漢王以苛為

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去而使苛守城楚破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强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亦素憚昌及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帝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强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行且代君昌笑曰何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見高祖心獨不樂悲歌問曰陛下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懼萬歲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

祖曰然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名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為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於是徙昌為趙相而拜堯為御史大夫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名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固不遣趙王太后怒迺使使名昌昌至太后罵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

遣趙王昌旣被徵高后使使名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

論曰高帝濶達大度然以馬上得天下自酈陸叔孫諸人待之不少加禮昌以木彊無文立於朝獨見嚴憚其手采嶽嶽可想見也漢初豪傑競起智名勇功無慮數什伯而伉直强忍不顧犯主之顏色使公卿貴戚近幸咸頫首降心不敢以非禮犯者獨昌一人如申屠嘉於孝文汲黯於孝武又其聞風興起者也

君子之立身事君也惟義所在而不以盛衰榮敗易其心方戚姬寵幸昌持大義廷爭不少假及其母子煢煢畢命旦夕乃再四扞禦至於事勢窮蹙且賫志銜恨以殉前後若兩人而終始原一節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侯國則侯國重豈不屹然骨鯁大臣哉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初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

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

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之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嘉請誅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澤輩皆以列侯繼踵躐躐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論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周禮天子䙝御攜僕及後宮奄尹女奴之屬皆領之太宰蓋所以大出入起居之坊而裁抑其恩倖杜閉其讒褻使無有淫媟戲嫚之漸以蕩上心清宮府正朝廷於是乎在惟聖帝明王敬信其大臣諸巧言便辟側媚之人不得以間之故唐虞三代之隆無宦官宮妾亂政之禍此道得也是以君子不難申屠嘉而難孝文皇帝夫割肉心之私愛以伸明法自敵以下猶或不堪況天子乎

嘉正色立朝前後執法不少回互然卒有所梗而不

行者非特鼂錯機深不如鄧通之馴謹易制亦由景

帝偏聽私人逆忠直遠耆德之故也司馬遷班固乃

謂嘉剛毅守節而無術學夫蕭曹陳平守功以謙亦

保身之一道然古大臣不以寵利居成功惟復政歸

辟可也既已在其位而持祿養交阿諛順旨是孔光

張禹輩皆得託於學問深謹之氣象以蓋其庸惡陋

劣而長富貴於子孫也

史傳三編卷九